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臺灣・雲中岳

废园刀声

上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臺灣・雲中岳

废园刀声

下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豫权登字 16-90-001 号

版
权
所
有
翻
印
必
究



ISBN 7-80538-804-0



9 787805 388045 >

ISBN 7-80538-804-0/I · 353

(上、下) 定价: 22.80 元

141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废园刀声

〔台湾〕云中岳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1412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废园刀声

〔台湾〕云中岳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恶江湖.....	定价 26.80 元
废园刀声.....	定价 22.80 元
浪子出马.....	定价 23.80 元
棒打江山.....	定价 19.80 元
飞刀小祖宗.....	定价 19.80 元
神笛杀手.....	定价 16.80 元
总定价：129.80 元	

废园刀声

〈台湾〉 云中岳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

焦作市黄河彩色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18.625 印张 466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

ISBN 7-80538-804-0/I·353 (上、下) 定价 22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左家原是忠义门总堂口，左门主富甲一方，义风盖世，却不幸遭恶人暗算，一夜之间被血洗一空。当时在左家做客的汤百里等人亦被杀害，从此，左家大院便成了废园。

五年后，汤十郎为父报仇，随母潜居左家废园。同时潜居废园的有桂月秀母女二人。

月秀姑娘美艳无比，不久即与汤十郎爱恋难分。在废园荆芥丛生的草地上，月秀艳丽的面颊，带着淡红与娇羞，俏鼻下的红小嘴，伸向十郎渴求着什么？霎时间，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……

为将仇敌引到废园，他们有意传谣——废园出现稀世之宝。果然武林各路侠客，汇集废园夺宝。十郎、月秀从来者中寻到仇敌，经生死搏杀，终于父仇得报。

匿住废园

顺天府城东大街的顺天当铺，门槛儿往上瞧到门楣，顶多只有六尺高，进门一丈远便是个小柜台，柜台虽小，却只比门框矮两寸——五尺八寸高下，柜台正中央开了个半圆形的小窗洞，也只能伸进大半个脑袋。

如果真有人往小窗内伸脑袋，准会被里面的伙计用大手推出来。

此刻就有个年轻人的头被里面的管帐先生往外推。

“喂，你这年轻人真够噜唆，嫌少就到别家去当呀，别尽在我这儿缠。去！去！去！”

“帐房先生，你们朝奉该知道，我这玉佩是真的呀！”

管帐的鼻梁上摘下一副老花眼镜，搔搔胡子一瞪眼，叱道：“真的才当你五两银子，假的一文也不值。”

年轻人手握那块雕凤玉佩，道：“若非遇上困难，便一百两银子我也不当，如今我只当二十两，你就方便一下嘛！”

管帐的有些不耐烦，叱道：“忒也噜唆了，走！”

年轻人眸芒闪过一丝忿怒，正要回头走，便在这时，后房门帘掀起，一个山羊胡子的半百老者手托水烟袋走出来，他的双目好凌厉，隔着小窗望向年轻人：“等一等！”

这人正是顺天当铺的朝奉，他匆匆地走到柜台，又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要当的东西拿来，让我评评。”

年轻人立刻又折回小窗外，把手上握的玉佩递过去，一边还

解释道：“我有急用，否则怎会只当二十两？”

朝奉接过玉佩，只瞄了一眼，便道：“好，收当，二十两银子，日利一钱，一月为期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年轻人喜孜孜地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你老开当单吧！”

管帐的见朝奉如此说，便只得开出当单，外带白银二十两，一齐塞到小窗外。

年轻人收起四锭银子，小心地连同当单塞入旧得快要破了的上衣袋中，回头便走。

年轻人走得真快，眨眼之间便不见了。

那朝奉的动作虽相当快，但当他追出顺天当铺的大门外时，哪里还有年轻人的影子。

“终于出现了，嘿嘿！”

虽听不懂朝奉的话，但从他的眼神看，那模样怪吓人的。

* * *

年轻人的肩上扛着一斗米，左肋下挟着一床棉被，也真难为他，左手还提着一斤鸡蛋，匆忙地出了顺天府城，往东行五里多一点，便是一片竹林子。

年轻人穿入竹林之后，还往后面仔细观看一阵子，便立刻往竹林深处走去。

深入竹林二十丈，先是一个不算小的广场，广场上荒草两尺高，有一半已枯黄了。

年轻人不走广场，沿着场边绕过去，迎面好大一片庄院，从两丈高的围墙缺口望进去，三进大院的中庭是楼房，楼檐四角有风铃，冷风吹过，还发出叮铃响声。

如果仔细看，院内的花与荒草长得一样高。

如果有人站在大门口喊一声，院子里的野鸟便会飞上半天空。

喏，现在就有七只老鸦落在大厅前面的梅树上聒噪着。

年轻人绕着墙边到了后院，他再一次往身后看，那模样就好像怕身后有鬼跟来。

他从后大厅的后面走进去，经过厅上的时候，便习惯地侧头看看那个高大又长的条桌上，上面神位仍在，但已封满了蛛网灰尘。

原来这是一座废园，只因为五年前这儿曾死过上百口人，至今没有人敢来往，便平日里也很少有人从此经过。

年轻人往角门走进道：“娘，我回来了。”

角门边有间小厢房，小窗小门关得紧，这时候从小厢房传来一声轻咳：“十郎，咳……”

年轻人推开门，侧着身子走进去：“娘，你先盖上这棉被，我再煮碗蛋花稀饭你暖暖身。”

年轻人把棉被为床上的半老妇人盖上身，一边有锅灶水桶，他手脚十分利落地煮起稀饭了。

床上的妇人挺了一下上身，抖着一头灰发，道：“十郎，你遇上什么人？这些……”

年轻人笑笑，道：“娘，在顺天府，我不认识人的。”

“那……这些棉被、米呀……”

“娘，你老放心，汤家祖训我没忘，偷抢骗绝不干！”

床上的妇人喃喃地道：“十郎，咱们人生地不熟的，有谁会帮助咱们？”

年轻的汤十郎搅拌着锅里的稀饭，回头对床上的老娘咧嘴一笑，道：“娘，你老别操心，一切由我安排。”

床上的汤大娘又平躺下来，道：“十郎呀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娘便是这棉被也不盖了！”她真的把棉被往一边拉着。

汤十郎忙奔过去，道：“娘，别这样，我便告诉娘你知道，是我把我的玉佩送进当铺押了。”

汤大娘一把拉住汤十郎，急问：“你把你的玉佩当了？”

汤十郎道：“玉佩对我已经不重要了，娘的身子要紧。”

汤大娘叱道：“胡说，你十岁这玉佩已挂在身上，算算已有十多年，我对你说过多少次，它对你太重要了。”

汤十郎道：“再重要也比不上生命重要。”

汤大娘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你得尽快把玉佩赎回来。”

汤十郎用力挤出笑容，道：“娘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”

汤十郎把一碗热呼呼的蛋花稀饭端给汤大娘，碗里还放了一块豆腐干。

初冬的天气，日落之后便有一股子寒意，汤大娘裹紧棉被喝稀饭。

汤十郎很安慰，至少这两个月的生活不用愁。

汤大娘的稀饭喝一半，忽然一瞪眼，道：“十郎，可有眉目？”

汤十郎摇摇头，道：“顺天府城再也没有人提起那件血案。”

汤大娘带着失望的样子，道：“都五年了，怕是被人遗忘了。”

汤十郎道：“就是这座大宅子也似乎被人们当成一座孤坟似的，没人敢接近。”

汤大娘喝完稀饭，叹口气，道：“是的，咱们来此快半年了，由夏至冬，未见有人来过，倒是梅树与白杨树上的喜鹊变乌鸦了。十郎呀，这个寒冬怕是要在这儿过了。”

汤十郎也喝稀饭，喝他娘吃剩的。他吃得很快，快得就好像喝凉水一样，抹抹嘴巴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娘，左老爷子的几处仇家都去过，咱们都未发现什么，如今来到顺天府，好歹咱们也要把真凶查出来。”

他看看窗外，又道：“娘，天黑了，你睡吧！”

汤大娘似乎想到什么，她叹息着，道：“倒是忘了，今天还没上香。”

汤十郎连忙上前按住老娘，道：“娘，今天你别下去了，你身上抱恙，下面又阴森森的，你不适宜再下去，等你好了再下去吧！”

汤大娘道：“十郎，你要小心点，下去多叩个头。”

汤十郎重重地点头道：“会的，娘，你睡吧！”

汤大娘伸手抚摸汤十郎的面颊，昏暗中她带着几分颤抖地道：“十郎，如果你爹他们都在，日子就不一样了，你应该是出入有车马的人了。”

汤十郎淡淡地道：“娘，咱们拍着胸膛往前走，别回头看过去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人会不失望，因为那于事无补。”

汤大娘道：“可是，天底下又有几个人会忘得了过去？尤其是忘不了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日子。”

汤十郎双目一亮，细长的鼻子下面，两个鼻孔翕动了几下，道：“娘，睡吧，我下去了。”

他把汤大娘扶躺下去，又把棉被掖了几下，转身燃了一个小油灯便转出门外了。从屋顶压下来的冷风，几次险把汤十郎手中的油灯吹熄，汤十郎用左手护着灯火，偏着头走到这座大厅的后面，回廊也蔓生了杂草，他走过去，便蹭得杂草沙沙作响。

汤十郎在进入大厅前，还抬头看东边的天，天上的月亮就好像女人的眉毛一样弯弯细细的，在这种夜晚，有月亮反而更增加几许凄凉与恐怖。他似乎麻木，他对于这样的月夜，看得好像很平常，只是顿了一下，便低头走进大厅的破屏风后面。

左家废园的大宅子，到处布满了蛛网灰土，唯独这座屏风附近没有，汤十郎在墙角的壁上用力一推，二尺宽的假墙便被推开了。

汤十郎举着手上油灯先是低头往一个方形缺口下面看了一下，再看看脚下的九层石梯，这才一步一站地往地下室走下去。

虽没有阴风刮来，但那股子阴森着实令汤十郎不自在，然而，他似乎已成习惯了，只不过把上身抖了几下，就好像已把一身鸡皮疙瘩抖掉似的。

这座地下室很大，上面大厅有多大，地下室就有多大，四根

大柱子分别成四方形的分布在四个室角，最里面的一个角落处，断裂的桌椅板凳堆放着，便在这些断裂破损的桌凳前面，用被单覆盖着的，乃是一堆枯骨，在这些枯骨中，很难找出一具是完整的，近百颗大小头壳胡乱地堆在一起，头壳的下面，便是无数根长短粗细的骨头。

当然，这些骨头都是人的骨头。

汤十郎站在这些枯骨前面，习惯似的把三张被单拉整齐，就好像被单下面盖的是活人似的，然后，他在墙边取过一根香燃上，十分恭敬地打躬拜了三下，便把香插在石柱边的洞缝内。

那儿已插了近百根香了，香烧完了，上面留下的是一把竹签。

汤十郎把香插好了，他缓缓地抬起头，口中喃喃的，双目直直的，也不知他咕哝些什么，只不过从他的眼神中可以发现，他是在注视着这些断头缺手掉腿的残缺枯骨，汤十郎没有悲哀，但却也难掩他的忿慨。

他的牙齿在挫响不已。

有时候一个人的忿怒，是会掩去他内心的恐惧感，汤十郎便是这样。

他站起来，面对着那么一堆枯骨，他至少站了一盏热茶之久，方才缓缓地转身。

汤十郎举着油灯拾级而上，到了出口尚且回头向低处看了一下，就好像他还带着依依不舍的样子。

出了后大厅，来到转角小厢屋，汤十郎把厢门紧紧关起来。

“十郎，上过香了？”

“娘，上过了。”

“唉，何时才能入土为安呢？”

“娘，这光景，咱们只有尽人事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”

“十郎呀，这是千斤重担搁在你的肩上，为娘的就指望你了。”

汤十郎安慰地道：“娘，你老少烦心，我自有主张。”

“睡吧，二更天已过，赶天明，你再进城去走走。”

汤十郎便在汤大娘的脚边，拉起棉被一角，覆在他的肚子上。

母子两人似乎是睡了，因为两人均未出声。

其实两人的眼睛都睁得比白天还大，只不过谁也未开口说话。

*

*

*

第二天一大早，汤十郎把稀饭烧好，还为他娘煮了两个蛋，便挟着一把油伞走了。

汤十郎刚刚走过那大片竹林子，天上便落下霏霏细雨，雨虽不大，但秋末冬初的凉风还是寒人的。

汤十郎就打了个喷嚏，他抖擞着双肩，匆匆地往顺天府城中走去。

汤十郎走了一大半的路，前面的木桥上，只见冒雨过来两个人。

这是两个女人，看样子是母女吧。

那年轻的用一块印花布巾包头，左臂弯勾着一个小包袱，右臂搀扶着一个五十左右的老太太，一顶芭蕉叶帽子就顶在老太太的头顶上。

雨似乎下得大了，木桥上有些滑，但这母女两人很快走过五块桥板，转眼到了桥这面，正与汤十郎碰个正面。

那年轻的未抬头，但老太太却看了汤十郎一眼，她的眼神带着些许凌厉，就仿佛她认为汤十郎是个坏人。

这母女两人匆匆地往前走去，汤十郎心中有些惆怅与不安，他看着手中的油纸伞，如果他把雨伞借给那个姑娘用，也许他就不会有这种不安的心理了。

汤十郎怔忡地站在桥头，他没有立刻走过河。

他痴痴地看着这一对母女，直到看不见。

老天似乎在跟汤十郎开玩笑，因为汤十郎刚过了木桥，那原

本是霏霏细雨，突然间雨点加大，雨打在他的油纸伞上就好像戏台上敲边鼓似的“啪啪”响，霎时间来了一阵怪风，汤十郎的裤子也湿了一半。他急急抬头看，只见西北方好大一片黑云压过来，云端还偶尔一道雷电骤闪。

汤十郎不赶路了，他往一处林子跑去，因为那儿有一座房子，两大间带一小间，屋前一个小场子，有几只鸡鸭正躲在屋檐下。

汤十郎奔到屋前面，发觉门窗关得甚紧，再看那些鸡鸭，有两只鸭子把头压在翅膀里，对于汤十郎的到来，便一点也不见惊慌。

汤十郎站在屋檐下，正欲抖落两足雨水，忽闻屋内传来怪异的声音。

他本来准备拍开门进去的，如今那种怪声传来，倒令他产生好奇之心，于是汤十郎把耳朵贴紧门缝仔细倾听之。

“啊……”

“唷……”

声音很细，也很柔，而且听起来全是女子的声音。

汤十郎心中奇怪，难道屋里有人生病了？

但当他再细听，却又不像，那声音中也充满了欢愉的味道。

汤十郎再看看天色，好像快天黑似的，显然这是一场暴雨。

他又想去拍门，却忽然又传来怪声。

“唔……啊……”

“唷……哈……啊……”

汤十郎便又把拍门的手缩回来，他轻悄悄地转到那窗子附近，于是，声音便更清楚了。那果然是两个女子发出来的声音，汤十郎戳破窗上糊的花纸，眯起眼睛望进去。

里面有张大床，大棉被覆在两个女子身上，只见这两个女子相互紧紧拥抱，连颈子也似扭结在一起了。

于是，他不看了，他打算立刻走，却又发现床上的女子突然

面对窗户一瞪眼。

汤十郎不加思索地撑起雨伞便走，这时候他也听到屋内传来叱喝声：“谁？”

汤十郎当然不回答，急急忙忙地往大雨中奔去。

他已经奔出一里多了，回头，只见一条人影在雨中往他这边飞一般地扑来了。

如此大的雨，这女子还追他，实在令汤十郎心头一紧，难道就为了自己偷看到她们在床上的事？

哗啦啦的大雨，掩去了足音，汤十郎一错身间，便把身子转入一片荒林中，他再从暗中偷窥，只见一个绿衣女子的手上倒提着一把尖刀，她的模样是娇美的，但被雨水淋得她面色泛白，连秀发也有些散乱。

这女子奔上坡道又回头，然后又在荒林边站了一阵子，忽然一声冷笑，转身便又回去了。

汤十郎等了一阵子才走出荒林，他不去顺天城了，如此大的雨，再加上他的裤子已湿，只好回去吧。于是，他又绕道往河那面走。

他只走了半里，便又发现那女的提刀向他奔来了，双方相距不过十几丈了，汤十郎吃惊地在想：“怎么这女子没回去，反而躲在暗中等着。”

汤十郎一看拔腿就跑，那女子边跑边尖声地叫：“站住，你跑不了啦！”

汤十郎当然不会站住，他匆忙地往河边跑，甚至还把雨伞也收起来了。

这时候汤十郎大吃一惊，因为他发现河水暴涨，那木桥也似在晃动了。

一个箭步奔上桥，汤十郎又回头看看，那女的还在身后十丈远，于是，他提腿往桥上走，好像怕掉下河里似的，他走得很慢。

就在他走到正中间一块桥板上的时候，他站了一下，也把右足在桥板上跺了几下，似乎是很无奈地转身匆匆往河的对岸奔去。他过了河，他在河岸边又回头看。

他发现那女子已上了桥面，只不过那女子快到桥中央的时候，桥晃动下，中间的桥板忽然塌了，那女子大骇，立刻又折回岸上。

她好像不甘心的戟指对岸尖声叫：“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过路避雨，怎么不进门呀？”

汤十郎不回答，他能说些什么？

那女子又叫：“说呀，难道你是哑巴？”

汤十郎仍然不开口，他把雨伞撑起来了，因为这一场暴雨越下越大了。

那女子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雨水，又叫道：“喂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呀？”

汤十郎只是木然地隔河望着，然后，他转过身徐徐地往小道上走去。

他不担心那女子再追过来了，因为河水正在暴涨，桥已经快完全不见了。

他也听到那女子的叫骂声，但他却不放在心上。

等到他走出半里远，他才回头看，河岸上已没有那女子的影子了。

汤十郎心中不是滋味，他相信那女子一定会对他出刀，但他却不会对一个女子无礼，所以他必须跑开。如果他不想让那女子追上他，那女的永远也追不上。

汤十郎心中也想着遇到的母女两人，这么大的雨，那母女一定被雨淋惨了。于是，他又回左家废园去了。

*

*

*

汤十郎仍然深入竹林，绕到左家废园后面进去，从后大厅再